

没事

□ 刘厚琛

三年前,在单县举办的舞台剧《红色湖西》编前会上,我听到了这个故事,一直不曾忘怀。

故事的主人公,我叫他老郭。老郭是1949年1月湖西干部南下支援贵州解放和建设的近6000名干部战士中的一员。那个时候,老郭应该叫小郭。小郭18岁,从战场刚下来,准备翻盖房屋娶媳妇,部队一天急令,他仅抓了一个黢黑的窝窝头,给在田里干活的父亲捎了个口信,就归了队,从此再未与父亲谋面。

到达贵州后,小郭当了一个自治州的州委办公室的通信员,跟着首长深入贫困老区安抚黎民百姓,清剿土匪武装。一次进山的途中,遭遇土匪偷袭,小郭掩护宣传队女战士撤退,陷入土匪魔掌,就在被行刑的头天晚上,他磨断绳索逃出险境,乔装打扮成乞丐,历经磨难,回到单位。

随后,有人质疑小郭虎口脱险,小郭以缄默澄清谣传,孤身潜入匪窝,与大部队的里应外合,智擒匪首黑二根,再次证明之前的绝对清白,受到了州委表彰,破格晋升为乡长。

几年后,小郭带领全乡百姓肃清地方反动势力,开展生产自救,辖区社会治安稳定,百姓安居乐业,成为自治州的“红色样板”。

当小郭变成了老郭,已是20年后。身为这个自治州的州委书记,老郭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

那年,老郭被下放到农场任副场长,他无怨无悔,穿着打扮、言谈举止与工人们一模一样,和大家一起饲养、种植、收割,精神抖擞、乐此不疲。

一天,工人抓住了一个偷红薯的乡民,准备套上红薯秧子游街示众。老郭不同意,不但坚持放人,还挖了一筐红薯送给这个“小偷”。许多工人不理解,质问老郭,他这是偷盗,你这样处理是助长了犯罪行为!老郭答,我打听清楚了,这个老乡家里实在揭不开锅了,才来挖红薯的。我们也是农民出身,农民疾苦我们深有体会,如果有吃的,他还会偷么!再说了,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他不偷我们的,还能偷谁的呢!老郭扯高嗓门,农民兄弟吃不上饭,我们做工人的有责任!

老郭离开农场时,附近农户按照当地习俗,一户做一道菜肴,让他品尝送行的队伍排了一里多路。老郭逐道菜着看了看、闻了闻,哽咽地说,我吃了,都香到我的心坎里!

恢复党的工作后,老郭拿出当月薪水,让妻子置办好酒好菜,给秘书一份“请客名单”,说,这都是我的朋友,一个都不能少!秘书一看,名单上都是深堂工、修鞋工、搬运工、清洁工……

为了让当地少数民族干部独当一面、建功立业,老郭自愿降至副职,让出正职给担任副职的少数民族干部。

当时,有些南下干部不理解。老郭发问,我们放弃出生入死获得新中国成立后的安逸生活,从老家湖西千里迢迢,赴汤蹈火来贵州干什么?难道我们忘掉了我们的初心?我们是来解放贵州、建设贵州的,现在我们的使命完成了,我们就应该把少数民族干部扶上马,再牵着缰绳送一程……

老郭还说,我们湖南南下干部不仅要让权让位,而且要尽心尽责;职务降了,责任不能降,而且绝对不能有一句怨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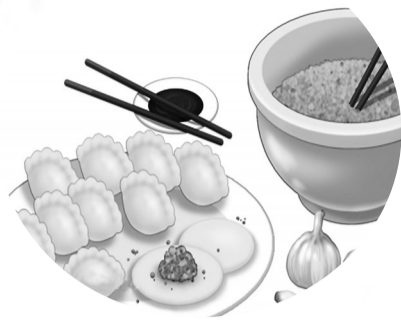
直到老郭退休,老伴还在街头卖冰棍,长期触及冰凉,手都变了形;火车站做搬运工的儿子实在干不动了,就摆起了小吃摊;嫁到乡下的女儿靠种植柑橘维持举家生计。

弥留之际,不能言语的老郭在遗言簿上写道:我认识的南下湖西干部,都是共产党的好干部,都没有给家乡湖西人民抹黑。

老郭病逝后,工作人员从他的遗物中,仅找到一摞子《工作日志》,还有当年从老家湖西带来的一面留有战火硝烟印迹的党旗。老伴颤巍巍地拿出一只鼓囊囊的信封,对工作人员说,这12261元钱是老郭一生的积蓄,他叫我交给党组织,他说这是他最后的党费。

老郭一生心无杂念、心无旁骛、律己正身、知止有度,无愧于党,无愧于民,无事可身,身心轻松。

遵照老郭的遗愿,亲属将其骨灰带回老家湖西,安放在爹娘坟旁的一旁,墓碑上刻有:郭向荣,没事……



冬至时节

□ 胡巨勇

不露声色
大雪一路南下
占据季节的主战场
麻雀的流言与心事有关
寒风陈述的往事
慰藉不了孤树上鸟巢的落寞
节气的卑微
如昼短夜长的梦呓
穿越着南北回归线上相约的情缘

梅香诗意着村庄的温馨
个性的水长出角
倒挂屋檐
划割背上冷酷的黄昏
江河冰封的险峻
一半是平铺的沧桑
一半是无语的沉重

静守伤怀的乡情
母亲用喂养的炊烟
召唤漂泊游子归乡的梦
孩童们吟唱着将要失传的九九歌谣
在清寒的蜡梅图上开始九九
火炉里跳动的安宁将寒意驱逐
与锅里水饺一同翻滚的
是皱纹里唤醒的笑意
正升腾着对来年蠢蠢欲动的希望

长河浪花

时间“老人”最会看人

□ 风起云涌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人再高明,仪器再精良,没有谁能比时间更能看清一个人。
因为,人心叵测,心的真假可逃过眼睛,但却逃不过时间。
虚情假意、口是心非,只能藏一阵子,但迟早要被时间“老人”的“火眼金睛”所识破,击得粉碎!
这就是时间的定力和厉害。
谎言、欺骗、假的,在时间面前,终究会原形毕露,败下阵来。
时间不会说谎,它能无情地测出你是真心实意,还是虚情假意,是真朋友还是假冒伪劣“产品”。
时间真是一台无与伦比的测谎仪。
你心里藏着掖着,哪怕是一点点“小九九、雕虫小技”,它也能测到你,最终会拆穿你,让你无处藏身,防不胜防,真相大白。
时间一定比眼睛更会看人。
真朋友,不会利用你;
真兄弟,不会背叛你;
真姐妹,不会欺骗你。
谁好谁坏,谁浓谁淡,谁近谁远,日久见人心,患难见真情。
有谁能逃得过时间这个“天网”和法则!
是小人,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是君子,由内而外,心悦诚服。
活在世上,只要你与人相处,总会有看不清的人心,总会有看不懂的情谊,这些都不要太在意,甚至一点都没有关系!
把一切交给时间,让时间为你作主,它能交给你心如明镜,看懂一切,看透一切!
让你更懂得应该亲近谁、珍惜谁、感恩谁;
更知晓谁在逢场作戏、欺骗忽悠,必须尽快地断、舍、离。
因为时间“老人”最无情、最公正、最值得信赖!

无饺冬至也温暖

□ 马亚伟

我的家乡有句俗语:“冬至不端饺子碗,冻掉耳朵没人管。”冬至吃饺子是习俗,母亲很重视这个日子,在她看来,吃饺子是对三九严寒天的迎接和准备,要带给人温暖与慰藉。而我记忆中,只有一年冬至我家没吃饺子。

那年年初,我家因为盖新房子借了亲戚朋友一些钱。我们这里一般腊八之前,就要把欠下的钱还清。冬至离腊八不远了,眼看就要到还钱的日子,父亲和母亲每天都要去城里卖菜,攒够了钱就赶紧还账。

冬至前夜,母亲对父亲说:“明儿冬至,要不咱不卖菜去了,歇天,包饺子吃。”妹妹听说要包饺子,立即欢呼起来:“吃饺子喽!”父亲却毫不迟疑地说:“不行!咱答应尽快还六叔家的钱了,到时候还不上咋办?明天还得去卖菜!”母亲见我妹妹吃饺子的愿望很迫切,说:“不差这一天。”父亲态度却非常坚决:“卖菜这事说不准,谁敢保证天天生意都好?一天都不能耽误。不然还不上钱,我没法跟六叔交代。”父亲没法跟别人交代,其实是没法跟自己交代。那时六爷不会催着父亲还钱,但父亲把信守承诺放在第一位,不按时还钱,他会心里不安。母亲了解父亲,同意他的安排。

冬至那天,干冷干冷的,风像刀子一样锋利,掠过脸颊都有些疼。母亲早早收拾了满满一小拉车蔬菜,白菜、萝卜、大葱,都是自家种的,每年冬天都要像蚂蚁搬家一般,一点点运到城里卖。天刚蒙蒙亮,父亲就拉着小拉车出发了。母亲跟在小拉车的后面,使劲帮父亲推着车子。父亲和母亲都劲弯着腰,小拉车很吃力地前行。他们这样的姿势,多年里一直印刻在我的记忆中。

父母卖菜,我和妹妹上学,那个冬至与往常的日子一样。中午我给妹妹煮了点面条吃。下午放学后,父亲和母亲还没回来。妹妹忽然吸吸鼻子说:“姐,二红家吃饺子呢,我闻到香味儿了。”我使劲闻了闻,果然有饺子香飘来。四邻都在吃饺子,唯独我家没有饺子可吃,这个冬至过得太没滋没味了。都说“冬至如大年”,可我家没有一点气氛。我开始想象父母拉着小拉车在城里卖菜的场景,他们走街串巷,从一栋楼到另一栋楼。冷风呼啸中,父亲忙着给人称菜,母亲给他打下手。母亲是个非常怕冷的人,她的头巾包裹得严严实实,可脸还是冻得红红的。

想到这些,我招呼妹妹说:“咱给爸妈做饭吧!”我会做的饭只有煮面条和熬红薯粥,于是就熬了一大锅红薯粥。然后,我学着母亲的样子,做白菜炖粉条。很快,我和妹妹把饭做好了,热乎乎地温在锅里。

天完全黑下来了,我拉着妹妹去村口等父亲和母亲。夜色中,两个小小的黑影在翘首遥望。可是,我们左等右等,他们还是没回来。妹妹委屈地哭起来,我搂住她安慰。忽然,母亲喊我们的名字,妹妹立即破涕为笑。他们终于回来了,带着一身寒气,也带着一身温暖。父亲说:“看两个小家伙冻得,快回家!”

回到家,母亲见我做了热乎乎的饭菜,哽咽着对父亲说:“孩子们长大了!”吃过饭,父亲和母亲照例数当天卖了多少钱。父亲兴奋地说:“过几天就能还六叔了,说不定还能攒点钱让孩子们过好年呢!”一家人都很开心。

那个没有饺子的冬至,也很温暖。多年里,信守诺言一直是我们的家风。这种家风,是父母传给我们的。



浓浓饺子情

□ 王益华

多少年以来,在鲁西南一带,有冬至吃饺子的风俗,更有冬至不吃饺子,冻掉耳朵的传说。在那时的农村,一冬天吃了一次饺子,老人、孩子们眼巴巴等着冬至的那一顿饺子。

每到冬至时分,家家户户都会传来剁饺子馅的声音,也不是什么美味食材,就是剁点白菜粉条。那声音是那么的熟悉,那么动听,那么有节奏,那么亲切,那么让人流连忘返;那声音飘荡在农村的大街小巷,飘荡在袅袅炊烟里;那声音是乡音,是乡情,更是浓浓的乡愁……年年冬至前后,我总是回忆起小时候冬至吃饺子的场景,那场景随着时间流逝,愈来愈清晰,愈来愈浓郁。我仿佛又闻到了小时候饺子的香味,那是家的味道,那迷人的香味在空中飘荡,回旋,弥漫在那熟悉的农家小院,乡间地头,那是妈妈的味道……

水饺一直以来是我的最爱,特别小时候能吃上一顿水饺,那是人间美食,是一种奢望,更是一种梦想。为了这顿水饺,妈妈早就准备好了,剁点白菜,放点粉条,那真是当时天下最好的美味。我一边烧着锅,一边看着忙忙碌碌的妈妈。听风箱呱嗒,看水饺翻滚,急切地盼着水饺出锅。每当饺子出锅,妈妈总是让我先给爷爷奶奶送去大大的一碗,耳濡目染,让我从小就知道了什么是爱,什么是孝,什么是亲情。我贪婪地吃着妈妈包的饺子,那香味沁入心脾、刻骨铭心。妈妈不吃,慈祥地望着我,眼神里充满了爱,充满了希望和幸福。待我吃饱,妈将剩下的、露馅的,草草填饱肚子了事。将好的水饺控水,留下来,让我再吃一顿。这就是母爱,这就是妈。现在每每回忆起那时的冬至水饺,依然使人回味无穷。多少次在梦里,回到我那熟悉的农家小院,我天真地坐在厨房的门槛上,吃着妈妈包的水饺,只有在梦里,才能吃出当年妈妈的味道。

又要过冬至了,不吃水饺要冻掉耳朵的,想想当年妈妈在煤油灯下给我包水饺的情景和围在灶台吃水饺的那一幕,仿佛还在昨天。怀着一颗感恩的心买了猪肉、韭菜,包好饺子让孩子给老人送去,让老人度过一个温暖、温馨的冬至,这是回报,是感恩,更是爱和孝的传承。爷爷、奶奶已驾鹤西去,他们走得安详与满足,却再也吃不到我包的水饺。要冬至了,我驱车来到他们的墓前,烧纸、祈祷,长跪不起,给他们诉说着我的幸福,我的进步,还有我的委屈……

小小的冬至水饺,在我们家传承着爱,传承着情,传承着孝;小小的冬至水饺让我回到了从前,回到了过去,回到了童年,回到了我魂牵梦绕的故乡……

三十而立的美醉人心扉

□ 韩成杰



真正接触《菏泽日报》是在菏泽教育学院进修的时候,我和一位喜欢足球的同学,利用周末的时间,步行进入报社大楼的阅览室,偷偷地阅读《菏泽日报》,有机会看到其他地方交流来的报纸,让我这个乡村出来的少年,大开眼界。

更多的时候,是认真学习曹风文学版面的文章,从中汲取写作技巧,提高自己的写作能力。学院里中文系原来有个文学社,我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文学爱好者接手了文学社,当然要有社刊,发表社员的习作。我没有办报纸的经验,于是,便拿来《菏泽日报》,按照日报的格式,依葫芦画瓢,设计了社刊。一期,二期,三期……在《菏泽日报》的帮助下,我们坚持了下来,并在毕业之际,把一份有模有样的社刊传给了学弟学妹。

在与《菏泽日报》相识近三十年的时光里,日报为我打开了一扇知识世界的大门,让我了解了世界,认识了国家的繁荣富强,让我爱上了阅读,也学会了写点小文章。

妻子也是一位文学爱好者,已经在《中国少年报》《山东教育》《写作杂志》上发表过作品。报社领导们对我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读者,关心备至,让我感到十分温暖和幸福。而且,报社领导们竟然没有一点架子,一下子驱散了我的担心与不安。

接下来,我开开心心地参加了二十周年庆典活动,为妻子拍了好多照片,还有幸和赵统斌老师合了影。温文儒雅的赵老师鼓励我们努力学习,提高写作能力,多发正能量的文章。短短的

交流,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让我更加坚定了对文学的爱好。

从此,我更加认真地阅读《菏泽日报》的文章,试着学习新闻的写作技巧。零零碎碎的只是在日报上发表过极少的新闻作品,但是妻子却连续八年成为报社优秀通讯员,多次获奖,成为单位的才女。

虽然我并没有在报纸上发表太多的新闻和文学作品,但是,《菏泽日报》人的热情与鼓励,让我一路走来,充满对生活的热爱。

通过多年阅读《菏泽日报》的文章,我也慢慢提高了自己的习作水平,在各类报纸杂志上发表了大大小小不少的文章,多次获奖。

谢谢《菏泽日报》的一路陪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飘满文学的乐章,越来越诗情画意,幸福快乐……

三十而立,人生路上正扬帆。

